於可训主编《“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中国作家协会2016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读张执浩：叙事的诗意

魏天无摇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摇摇序

摇摇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有人说，这种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的文学，将要取代传统的、在纸面写作和通过纸质的媒介发表、传播的文学。这样，网络上的文学（简称网络文学）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逐渐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相形之下，传统的纸面的文学，或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也便退居到了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在网上写作的作者或曰网络文学作者，一旦登台，无论好孬，皆受热捧，而那些依旧默默地在纸面生存的作者，除已有文名者外，则难得青睐，甚而备遭冷落。以至于有些年轻的读者，谈及当今文学，但知有网络写手，却不知尚有“网”外作家。然则，这种新兴的以网络或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自 [illegible]世纪 [illegible]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由当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按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如今的“梨花”（按指“梨花体”诗歌）盛开，已阅十余春秋寒暑，又似乎未见有公认的足以代表当今文学水平的精品力作问世，相反，却大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没个了结。

我无意贬低在网络上的文学写作，和以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或许在艺术和技术上，如同传统的在纸面的文学写作，和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一样，它也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期

待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科学智慧和文学智慧的精品力作。但是，就目前的状况看，似乎还没有这种迹象，甚而也没有这种可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以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精品力作 ，那也是文学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既有的文学形态的历史延续。既然如此，历史地评价当今中国文学的成败得失，瞻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就不能单单以网络等电子媒体上的文学为标准，而要把眼光转向由媒体营造的表面的文学繁华背后，在网络虚拟的梦幻的文学空间之下，向纸海深处、翰墨林中去寻找为我们向来所熟悉的文学样态。因为只有在这种样态的文学中，我们才能接通历史，识别新旧，评价优劣，我们才能把得住文学跳动的脉搏，跟得上文学行进的步伐。尤其是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 新秀 ”的文学作者，在他们身上，既沉淀了文学的过去，又负载着文学的未来。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他们的作品，我们的心灵会从喧嚣中平静下来，我们会从困惑中看到希望，从迷茫中辨知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受，我们编写了这套“ 当代文学新秀解读丛书 ”。

在阅读这些文学“ 新秀 ”作品的过程中，我经验了近三十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一种蜕变的愉悦和欢乐。也许他们的年龄会参差不齐，经历也判然有别，不符合当今流行的某种文学的代际分类法，但在他们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值得我们庆幸的东西，是他们的观念和创作，既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受制于传统的路数和诸多文学教条，又不像近三十年来的某些时候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学步，而是择取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从一己的当下的经验出发，又

以适应一己的当下的经验为完美的艺术表达，并不特别顾及各种规范和讲究。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题材的新旧，主题的深浅，艺术的雅俗，思想的丰啬，都是源于他们的生命和血肉，与诸多的主义和潮流无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近十余年来，有这样多的新作家“秀”出于文学之林，却无需以派别、代际、潮流、主义之名名之。唯其无名，有道是存，在他们当中，正蕴含着中国文学无限的发展前景和可能。

本丛书的写法，杂糅作者的生平和创作，不独采用文字材料，兼取与作者的对话、访谈。是所谓知人论世，物我齐一，取其切近也。文字也力求浅白随和，不作高头讲章式的论评，重在作者的阅读感受，故曰“我读”，取其平易也。总之，都是为读者着想，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在结识这些文学“新秀”的同时，庶几也增加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感情和信心。

於可训

二〇一四年 愿月 猿日 写于京师

引子：迎面遭遇诗人小说家

摇摇园摇员年，国庆黄金周的前一天下午。图书馆提前下班，我匆忙复印了资料出门，天地间一片雨雾。

回家慢慢摊开有些濡湿的资料，一下子愣住了。

那是张执浩的一篇短篇小说，名为《沉重的竹篮》，发表于《长江文艺》员怨怨园年第 缘期。

记忆中我没有读过这篇小说，也没听张执浩谈过；但我对它又是那样的熟悉。

因为，其中的主人公及其故事，是以我为原型创作的。它同时也讲述了我和张执浩在海南的一段短暂相逢。时为 员怨怨园年。

一位评论者，在他即将评论的作家作品中，蓦然发现自己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潜伏在那里，我不能确信这种奇遇是否也曾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因此能更好地参悟小说中真实生活与虚构技艺之间的关系，进而识破小说家在文字间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的花招。毋宁说，它更多地勾起了我对那段生活的湿漉漉的回忆。我也像张执浩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曾经试图压抑、埋葬那段过去，但在小说面前，一切土崩瓦解。

我不记得我是否如小说中写到的那样，从海口的关押“盲流”的临时看管所里把“我”接出来，不过，我确实和“我”一起在我破败的平房里，喝过五元一瓶的安酒。我供职的学校在原海口机场的起降范围内，因此，当飞机从房顶呼啸而过，也确实有扑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簌的灰尘落进酒杯。当酒瓶见底，天色黄昏，“我”摇摇摆摆地起身告辞，返回位于琼海的公司。我目送着“我”，看见另一架飞机从“我”的头顶轰鸣而去。

[redacted]年，我供职的出版社搬迁新居，办公楼和宿舍区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起降范围内。工作间隙，我常常站在七楼的平台上，看着不远处忙忙碌碌的机场发呆。

不再有灰尘落下来。也无处可寻安酒了。

不再有椰子树，凤凰花，菠萝蜜。不再有大而长的蜥蜴，在窗前的树枝上猝然停下，凝视我。

是否不再有梦幻？不再有激情？不再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当做“人才”飘洋过海？



1991年与本书作者魏天无（左）在海口

飞机依然上下翻飞，依然有巨大的轰鸣声。

依然有宿命。

对于那段生活，我大概只能讲这么多了，因为那段日子对我后来的生活无关紧要。如果时间可以听凭人的意志进行忽略和涂抹，我情愿把它从记忆中擦掉。现在看来，我兴冲冲地奔向椰岛，仅仅是为了证明在一条道路之外是否还有另一条道路，更主要的是看看这条道路是否适合我走。我在这条道路上碰到了钟摆，我说，钟摆呀，看来这条路不是为你修造的呢，也许别人可以把它当作是金光大道，但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独木桥。

我就是小说中的“钟摆”——我唯一可以确切知道的是，那个自称为“我”的张执浩为什么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我和张执浩一样，一前一后离开了椰岛，返回我们出发的地方，寻找另一条道路。

如今，正如你们看到的，张执浩成为一名“诗人小说家”；而我成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小说中也是这样写的。我责编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而他也曾经当过我的诗歌编辑。让我来替他回忆：大一时我往校广播台投了一首诗被播出，当时正在台里当编辑的他到宿舍来给我送稿费单——哦，在那个时代做一个诗人是多么幸福啊——顺便看看这个同样写诗的人。我们由此相识。时在[illegible]年。

二十多年就这样轻易地过去了。

我们同样像钟摆一样摇来摇去过。我相信他也将和我一样继续摇摆下去，寻找我们内心所需要的东西，在生活中，在写作中。

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是这本书的任务。我只是希望我的写作，能为一个时代及在这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诗人小说家的写作生活，留下一点印记，作为我们共同的纪念。

上篇摇诗歌中的实在

摇摇张执浩是一位诗人。

初次见到他的人会这样说。一头飘逸的长发，宽广的额头，略显大一号的眼镜，稀疏的髭须，温情的笑，个头不高，疾速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裤兜，一只手快速摆动，低着头像是寻找，又像是对生活“认罪”……这符合并且由于符合而强化了人们对于今天的诗人形象的想像。

熟悉他的人也会这样说。除了外表看上去就“像”一位诗人，他的性格、气质更是一位纯粹诗人的写照：有激情，爱冲动，喜欢把事物和情感推向极端，然后在那里细察人生和人心的极限。他的语言飘逸，但总是峰回路转，把你带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让你驻足思索。他是他自己的“魔头”，却能看穿你我心中形形色色的“小魔障”。

通过小说认识他的批评家同样会下此判语。他们在小说中看到了诗性语言，深度隐喻，充沛的想像力，在时光的碎片中执著地探询现代人废墟般的生存图景和晦暗的精神领域，无望而又怀抱希望，冷酷而又濡染温情。有时候我们不免会有这样的疑虑：他是不是由于小说，才使更多的人确认了他是一位诗人？

至于张执浩本人，在持续不断的对混杂在“诗人”和“诗歌”中的多余的成分进行淘洗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也不会否认自己是诗人：“我始终是个诗



人，我一再这样说。”① 这一身份最初把他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现在，他重新回到了人群中，而又把自己从无以计数的“诗人”中分离出来。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当代诗人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的描述中，诗人是这样一种人：

> 诗人充满“智慧”，但他不能因此自傲，因为智慧可能并不是他的：那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一种精神，通过他的嘴表露出来。他两脚屹立在大地上，一股强大的潮流就此形成，汇集在他的脚下，流遍他的全身而通过他的舌头喷泻而出。因此，从那喧闹的身体燃起的火焰是大地本身，那深沉的大地。但在其他时候，诗人登上了九霄，额头高耸天际，他用行星的声音说话，响彻寰宇，而在他的胸中他感觉到了星星的呼吸。②

[illegible]年，在写了近二十年诗歌后，自印了第一本诗集《美声》的张执浩，在后记中这样描述他心目中诗人的形象：

---

① 郑媛：《张执浩：我开始与这个时代迎面相逢》，《北京青年报》[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② ［西班牙］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诗人与诗歌》，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汤永宽译，北京出版社[illegible]年版，第[illegible]页。

> 在我看来，“地下工作者”这一称谓应该是对时下诗人面貌的真切写照。从下等酒馆、街角大排档到晦暗不明的书房，诗人的面目越来越暧昧，同时又越来越固执。如果说，以前的诗人们是天空、月亮、菊花和酒的常客，那么，现在的诗人们则丧失了那种被邀请的特权——他是他自己的客人，同时还必须反客为主，主宰被贬谪之后的命运。……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潜伏在这条狭长的沟壑里，在匿名中反抗着共名，以及遗忘自我的可能性。

阿莱克桑德雷所描述的诗人形象，仍然带有令人惊羡的古典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那或许就是他生活的现实情境。而我们这个国度和时代，曾经加诸诗人身上的古典、神秘以及浪漫等色彩，已剥蚀殆尽。张执浩以“地下工作者”称呼诗人，正像本雅明以“游手好闲者”（“浪荡子”）来描摹波特莱尔。“匿名”的写作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写作是写作者“确立自我”，成为独立的“这一个”的唯一方式。在写作中不断产生的、对写作能否达此目标的虚无感和恐惧感，在张执浩身上，则转化为推动他继续写作下去的力量，由诗歌，而散文，而小说。

追溯张执浩诗歌写作发蒙阶段的情形，对于本书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illegible]年，张执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大学校园则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校园。张执浩的诗歌之路从那里起步：



▲ 1990年与大学同窗、诗人剑男

在北区学生宿舍四号楼二楼的寝室里，他用布围起一块狭小但独立的空间，课余便钻在里面，在缭绕不散的烟雾里，在纸上涂抹着文学之梦。他和同年级中文系的剑男、残星（余长新）、笔者一同加入当时在武汉高校享有盛誉的桂子山诗社，并逐渐成为其中的骨干，有诗社“四君子”之称。1989年，正在师大进修的青海《瀚海潮》编辑、诗人姜忠，挑选了张执浩的几首诗发表在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作为校园诗人，张执浩的成名是在1990年武汉高校第三届“一二·九”诗歌大奖赛上。由师大团委主办、校学生会承办的这项诗赛，不仅是武汉高校中举办时间最早、参与高校及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诗赛，而且在全国高校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至今不辍。① 在此届诗赛上，张执浩以一首《长江之歌——纪念尧茂书》获得创作一等奖。这首诗已无从查考。如诗题所示，它是为纪念在“长江第一漂”中悲壮牺牲的勇士尧茂书而创作的。记忆中，这是一首有着磅礴的气势、激情迸射的抒情朗诵诗，晕染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朗诵者王小波声情并茂、几度哽咽乃至声泪俱下的朗诵，也增添了诗歌的打动人心的力量。随后的时光里，张执浩先后在《广西文学》、《飞天》、《湖南文学》等杂志开辟的大学生诗歌专栏里发表作品。

1990年，曾以“大学生诗苑”专栏培育了一代

① 在1990年第七届诗赛上，程光炜、南野等一大批中、青年诗人、诗评家担任创作评委。诗赛一如往年安排在华中师大大礼堂（现已拆除）举行，能容纳上千人的礼堂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赛后，南野感慨良深，撰文记述这空前的盛况，刊发于《诗歌报月刊》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校园诗人而享有崇高声誉的《飞天》杂志，举办首届“飞天”（陇南春杯）诗歌大奖赛，张执浩以《糖纸》、《蜻蜓》两首诗夺得第一名，在诗坛崭露头角。许许多多的诗人和读者是从这两首诗开始记住了“张执浩”这个名字。我们对张执浩的诗歌的解读，也将从这里开始。

张执浩是一位越写越好的诗人，这是熟悉他的诗歌写作轨迹的同人和读者最中肯、最由衷的评价；他是以他的诗歌文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评价的首肯。也许，除了“实力派诗人”这样一个中性的、弹性很大的说法，我们很难把他归入 [illegible] 世纪 [illegible] 年代以来的任何一个写作圈子或所谓的“诗派”，因为他始终与诗坛上此起彼伏、沸反盈天的团体、“流派”及其纷争叫骂绝缘。这同时意味着，他是一位对写作抱有极强的自觉意识的独立的诗人。综观他十五年来的诗歌写作，从背对生活独自吟咏，到面对生活哑口无言，再到一头扎入生活如鱼得水；从赞美到苦于赞美，再到重新学会说“爱”，张执浩所走过的每一步，都与他的生活阅历和精神磨练，确切地说，与他对诗与生活的关系的体验和认识密切相关，如他所言，“不断矫正生活的航标有时比矫正写作的倾向更为重要”①。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诗人来说，说出常识比发现秘密更需要勇气也更需要智慧。

① 李拜天：《稍安勿躁——中国 [illegible] 年度诗歌奖获得者张执浩访谈》，《星星》诗刊 [illegible] 年第 [illegible] 期。

一摇《糖纸》：背对生活偷享的甜蜜

摇摇当张执浩携《糖纸》、《蜻蜓》等短诗闯入诗歌界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诗中唯美、恬静、明亮、轻盈的抒情风格。《糖纸》（员怨怨园）可以说是他早期一系列“赞美之诗”的代表作：

我见过糖纸后面的小女孩
有一双甜蜜的大眼睛
我注意到这两颗糖：真诚和纯洁

我为那些坐在阳光里吃糖的
孩子而欣慰，他们的甜蜜
是全人类的甜蜜
是一切劳动的总结
肯定，和赞美

镶嵌在生命中，像
星星深陷于我们崇拜的浩空
像岁月流尽我们的汗水，只留下
生活的原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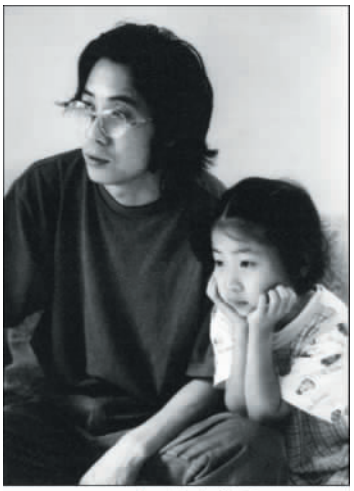
我注意到糖纸后面的小女孩
在梦中长大成人
在甜蜜波及到的梦中
认识喜悦

认清甘蔗林里的亲人
认定糖纸上蜜蜂憩落的花蕊，就是
欢乐的故居

我在糖纸上写下你的名字：小女孩
并幻想一首终极的诗歌
替我生养全人类最美丽的女婴①

这里，诗人赞美的生活，是他内心的、已逝的童年生活；诗人的赞美其实是对“真诚和纯洁”的竭尽全力而又无可奈何的挽留。我们相信，诗人某些时候似乎需要躲避“现实”而耽于幻想，因为倘若秉笔直书，会有读者起而指责他没能写出“生活的真实”；而对“真实”的回答，实则深埋于诗人的内心之中，并以极具个性化的方式传递出来，不可替代也不可复制。“真实”这个词在张执浩那里，如诗中所写，最初指向的是童心。李贽《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也。”也就是说，“真实”指向的童心亦即“真心”、“本心”，目的是还原一个“真人”。童心所对应的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于是，“小女孩”或“孩子”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系列“赞美之诗”的核心意象，构成映照失却“真人”面目的成人世界庸俗而无聊的生活景观的一面镜子：

① 此处据原刊及自印诗集《美声》；收入诗集《苦于赞美》时作者略有改动。以下凡遇此情况不另注。



▲ 父女关系

摇比燕子更轻巧而透明的飞
六月的蜻蜓
运输阳光的飞机

从稻田里传来的喜讯，鼓舞着
我们这些农业的孩子

在正午
蜻蜓负载着纯洁和优美

我们无法接近
摇摇摇摇摇摇摇我们只能对阳光说：瞧！
“ 这是我们集体梦想的高度 ”

《蜻蜓》

她是美丽的，有一张八月的苹果脸
的红晕，令人很容易想到甜蜜，和
生活的原汁原味

我看见人群散尽的街心
小女孩和一枚苹果，和
弥漫如雾的香气

《撒落的苹果》

她们缓慢的走动，如同甜美的字词
在自由组合
却又走不出春天的内容

三个小女孩和一只雏鸡

她们成长：自己把自己惊动

《三个小女孩和一只雏鸡》

童年即是甜蜜，即是欢乐，即是春天；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美，所以他们是最美的。而这一切将随着成长、随着落花流水而消逝，成为值得频频回首的永恒记忆。从赞美、感恩开始的生活和写作，散发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气息，令人沉醉而暂时抛却日常生活的烦扰。诗人以他近乎古典的真诚、优雅、宁静，在纷乱的诗界获得了一席之地。

值得追问的是，甜蜜、甜美、真诚、纯洁、优美、红晕、香气……真的是“生活的原汁原味”，还是只是一些“生活的托辞”？不能说这不是诗人的生活——内心生活——的一种折射，毋宁说，这是他的“白日之梦”，他希望以“灵魂中形同虚设的一幕”（《三个小女孩和一只雏鸡》），来获得“一首终极的诗歌”，和“我们集体梦想的高度”。自然，没有人否认诗人过的是纸上的、想像的生活，但是，如果“想像”如博尔赫斯所说，是记忆与遗忘的融合，那么，在张执浩的早期诗歌中，想像是以遗忘为特征的——忘掉眼前实在生活的种种庸俗，而记住一刹那间出现的，似乎能戳穿实在生活假面的耀眼的细节，并将它放大成相。当他把实在生活视为生活的假面，或者说，当他把个人想像中的理想生活当作生活本来的、应有的面目，对实在生活的背弃就被夸饰为一种穿越行动；诗歌则成为从生活之蛇上蜕下的蛇皮：

它出现在风吹草动之中
光滑，随和，无心搅扰日渐明亮

的生活，却在无意间触动了
自己晾在枝叶间的外套
它已经多么空洞！
显然在另一个故事中，它决定放弃
艺术所要求的情节与血肉
如今，它只能听任风的摆布

《蛇与蛇皮》

“空洞”是因为蛇已溜走，蛇皮被当做了蛇本身。“空洞”是因为这样的写作对实在生活没有多大的触动，甚至没有触及——没有触及那关键的“七寸”之处。诗人在回忆，而回忆加速着另一种遗忘；或者，他正是要借助回忆来遗忘掉他置身其中的现实。

因此，张执浩早期的“赞美之诗”是与生活背对背的结晶，璀璨，但脆弱；华丽，但飘摇。他偷享的甜蜜令人艳羡，令人回味，但更多的苦涩在我们嘴中无从溶解。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在《蛇与蛇皮》中读到的，诗“光滑，随和，无心搅扰日渐明亮的生活”，但丧失了血肉之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